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陶公田園 樂在本心

王熙炯

「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短短一句，道盡了陶淵明的風骨，也開啟了一段流傳千古的田園夢。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即公元405年，陶淵明出任彭澤縣令，為官不過八十余日，便不願向鄉裡小人卑躬屈膝，毅然掛印辭官。脫離樊籠，車馬遠去，他奔赴山野田園，與草木相伴，將余生交付這片土地。

陶公之樂，最先扎根於躬耕。農耕本是辛苦勞作，在他的筆下，卻生出從容安然的意趣。「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天剛破曉，他踏著朝露下地除草；待到月色漫過山脊，才扛著鋤頭，踏著田園小徑歸來。泥土沾足，晨露浸濕衣裳，晚風拂過禾苗，清輝遍灑田間。縱然田地裡草盛苗稀，收成微博，他心中並無怨悔。

田園裡的一飯一蔬，皆是親手耕耘所得。「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自釀的春酒，新摘的菜蔬，粗簡飯食，吃得心安理得。這份順隨四時、不問豐歉的心境，讓勞作褪去謀生的沉重，化作獨屬於他的精神修行。所謂田園的召喚，歸根結底，是心靈對歸宿的渴求。

陶公之樂，沉醉於山水清景。他天性就親近自然，不願勉強自己周旋於繁文縟節。掙脫塵網，山川曠野盡數鋪展眼前。春風拂過山岡，山花次第綻放，青山作帳，碧草為毯，鳥獸自在游走，萬物各得其所。沒有亭台樓閣刻意雕琢，山野村落相融共生，盡是天地造化的溫柔。

晴日觀雲卷雲舒，黃昏望暮色籠罩南山，薄霧淡淡浮動，倦鳥結伴歸林。置身其間，人與山河草木、鄉間煙火融為一體。這份質朴清幽，便是世間最本真的美好。

陶公的樂趣，蘊藏在書卷之中。「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在耕耘勞作之余，便是自在讀書的時光。他展卷閱讀《周王傳》，翻閱《山海圖》，博覽群書，讀書不追求字字考據、尋章摘句，只是隨心泛覽。心境沒有束縛，不求徹底理解，每當與書中的情志相遇，便欣然忘食。

「欣然忘食」原是讀書的至高境界。在文字中神游千年，俯仰天地，萬般煩憂盡數消散。興之所至，提筆賦詩，將田園裡的清歡，一字一句留給後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這首小詩，蘊含著三層人生境界：豆，象征著躬耕自給、貼近人間煙火的生活；露，代表著不染塵俗的人格操守；月，則象征著超脫喧囂的精神高地。

順著這份心境，便讀懂了「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看透世間浮華，守住內心寧靜，居所自然會顯得僻靜。陶淵明掙脫了功名利祿的束縛，不再為得失榮辱所困，轉而追求精神上的自在與豐盈。躬耕的踏實、山水的清美、讀書的悠然，共同構築起他豐盈的內心世界。

千百年光陰流轉，陶公的田園從未遠去。那一方柴桑山野，不僅屬於東晉，更為後世每一個向往本心的人，築起了一座永不消散的精神家園。

通透的淨瓶

韓天才

從島頂望下去的時候，你會懷疑自己並不在地球上，你的視線所及，也就是五十米下的湖水和一百米外的山色，不同形狀的綠樹、藍水、黃沙和白雲，以及由它們組合成的各種匪夷所思的景象，會讓你大腦裡儲存的所有描繪——不，甚至僅僅只是理解——優美的詞匯，瞬間短缺。

這是一處最近幾十年才出現的、獨特得獨一無二的、既是自然的又是人造的風景。

這種風景超越了人類想象所能及的范圍，人們無法用所有過去的經驗來描繪，甚至僅僅只是理解它，因而它的名字毫無中國傳統地名取法中所慣常的文學性，而平淡得近於客觀的直述。

但它卻總能一下子攫住游人的心，它的名字也在極短的時間傳遍世界，以至於人們都忘記了它所在的城市惠安。

這就是千島湖。

千島湖的美是真實存在的，但它美得令人懷疑它的真實。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就發生了這種錯覺。那是一個優美的晴天，原野一碧千裡，卻在靠近千島湖的時候，出現了一片藍、黑與綠交錯的空白，美得令人無法呼吸的空白。在那一刻，我終於領悟了佛家說的「空是色」的禪機。

導游告訴我說，那就是千島湖。

到我坐著游艇進入它的腹地時候，我產生了一種震撼得無法相信自己眼睛的感覺。湖水是通透的，通透得如玻璃一樣近於虛無，水中長著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島嶼，島太多，形狀更各異，中國古代以擅長寫意著稱的山水畫家所能想象，和墨水在生宣上點染所能暈化出的所有形狀，這裡全部具備。

甚至連墨汁在紙上化開時浮出來的飛白和水痕，也歷歷可見。

在那個瞬間，我不相信自己看到了什麼，我寧願相信這只是一個夢，或者一個幻像。它的顏色是單純的，單純的藍色，單純的白色，單純的綠色，單純的黃色，沒有復雜得頭暈的過渡色，沒有迷茫得混沌的組合色，就那樣單純地直接粘在一起，組合成了一些透明的色與形的條、塊和圓，以及其他說不出來的，也許只有幾何學家才能定義的圖形，讓人無法理解這就是自然生長出來的東西，而以為它是某種神異的創造，一如佛殿或宮室裡通透玲瓏的淨瓶。

這就是千島湖。

尋秋蹤跡

王苑茵

久居嶺南，人們會不自覺發現此地的秋天藏得幽微。明明深秋已至，路旁的林木依舊濃綠，氣溫起落平緩，風裡還留著絲絲暖意，難以辨明秋的蹤跡。

年少的我，對秋天的全部想象，都來自書裡。書裡寫「蕭蕭梧葉送寒聲」，秋風一來，木葉飄零，帶著清寒。上大學之前，只有寒暑假會跟著父母短途出游，行而不遠，很少遇見過詩中層林染赤的景致。後來外出求學，四處漫游，才慢慢撞見各樣的秋：秋有漫山楓林，有蘆荻如雪，有大紅柿子高掛枝頭。我才醒悟，秋天原不是只有一副模樣。



恰逢佛山試點秋假，放假前，我便和孩子們提了一樁小事，有空就去尋一尋身邊的秋。假期裡，他們各自去往不同的地方，或許能夠物色到秋的痕跡。收假返校後，孩子們一個個興致勃勃，我便順勢開了一節秋日分享課。不需要寫長篇的感想，只是請孩子們把假期尋到的風物、遇見的秋景，和大家分享。我也借著這堂課，同他們一道尋秋。

不多時，一只只小手陸續舉了起來。最先走上前的男孩，他在假期隨父母去了北京景山公園。他仰起小臉說：「我們沿著台階一步步爬到山頂，楓樹圍著萬春亭長。亭子蓋著金燦燦的瓦，站在那裡，能看見一大片北京城。風一吹，好多紅葉飄下來，踩上去軟軟的，沙沙作響。」在他看來，北京的秋天很冷，但和冰糖葫蘆一樣看著喜慶，令人心裡美滋滋的。

看過這一片熱烈的紅，這時，一個女孩捧來幾片淺褐的梧桐葉。這是她在南京的街上撿的。她輕聲說到，南京的路邊種了好多梧桐樹，整條路都鋪滿了飄落的梧桐葉。這裡的葉子不是紅紅的，是淡淡的黃褐色，而且長得真的很像手掌呢！她特地把梧桐葉放在手裡比照著給大家看，孩子們都好奇地湊上前來。

有人奔赴遠方尋景，也有人回到湖南的鄉下，在田壟間接住秋天。雖然這個孩子沒有帶來好看的葉子，但他懷裡捧著一束曬干的稻穗，還用心地在畫本上畫了麥田的景色。他高興地說，鄉下的稻子全都收進倉裡了，田地裡干干淨淨的。傍晚的風很涼，坐在院子裡很舒服。爺爺奶奶跟我說，谷子收好了，田裡豐收了，就是秋天。

南北秋色各有風姿，更多的孩子，只在廣東家門口尋覓秋意。有個女孩，她遞來的葉片大半依舊青綠，只葉尖暈開一縷淺黃，這是她和爸爸在樹叢間細細搜尋才找到的。她笑眯眯地說，他們找了好久才發現這一點點黃。

我附和道：「你找得真仔細，廣東的秋天不愛大聲告訴別人它來了，我們要睜大眼睛用心觀察，才能找到秋天。」

孩子們的分享還在繼續，楓葉、梧桐葉、稻穗和各式各樣的葉子，連同一張張稚嫩的手繪，一並在講台上排開。千山萬水裡全然不同的秋，就這樣，相逢在這間小小的教室裡。課本交付給我們一種關於秋天的范本，讀得久了，人容易默認秋天就該是蕭瑟清寒的樣子。可眼前攤開的風物，輕輕告訴我們並非如此。

一節課的時光很短，卻讓孩子和我都收獲滿滿。秋從沒有標准答案，也從不會缺席，它只是順著一方水土，溫柔地變換著模樣。只要用心探尋，人間處處，皆有秋跡。

鄧鴻森：千年敦煌如何啟迪數智時代的創造力？

中新社甘肅敦煌11月7日電　近日，由中國國家版權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主辦的2026國際版權論壇在甘肅敦煌舉行。論壇以「數智時代的版權與創意產業——保護文化遺產，賦能創新創造」為主題，圍繞人工智能帶來的版權機遇與挑戰、文化遺產保護與活化利用、創意經濟發展等議題展開對話。

敦煌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匯之地，見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鑑，孕育出璀璨的藝術創造。如今，數智技術迅速發展，正深刻改變文化傳承、創新與傳播的方式。

千年敦煌為數智時代的創造力帶來哪些啟示？知識產權又將如何促進文明交流？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鄧鴻森（Daren Tang）在敦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就文化傳承、技術創新與人類創造力保護等話題作出闡釋。

中新社記者：千百年來，不同文化在敦煌相遇、交融，孕育出獨特的藝術創造。進入數智時代，敦煌所承載的文明交流與創造智慧，對今天的版權保護與創意產業發展有何啟示？

鄧鴻森：敦煌一直是不同文明交匯融合之地。來自中國、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人們在此貿易往來，帶來的不僅是商品，還有各自的故事、知識、信仰，以及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貿易創造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但這種聯系的意義遠遠超越商業本身。正是在不同人群之間的交往、交流與互動中，新的思想不斷產生，不同視角彼此融合，並最終孕育出獨特的文化。

這對於今天依然具有重要啟示。文化要保持生命力，就需要交流和互動。版權制度可以幫助不同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和身份認同的同時，更有信心與其他文化展開交流。

尤其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時代，創作者更需要這樣的信心：自己的作品能夠得到保護，並通過版權保護和授權獲得合理回報，進而持續創作。保護創作者，也是在守護文化生生不息的創造力。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敦煌研究院藉助數智技術，讓古老文化跨越時空、走向世界。當傳統文化進入數字空間，成為人工智能學習的素材，如何兼顧文化傳播、創新利用與權益保護？

鄧鴻森：「數字敦煌」是技術賦能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播的絕佳範例。並非所有人都能親臨敦煌，欣賞洞窟藝術和精美壁畫，但數智技術讓世界各地更多人有機會瞭解敦煌。這正是科技服務文化遺產的價值所在。

在中國，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傳統文化通過新的媒介形式走向國際受眾。例如《黑神話：悟空》這樣的遊戲，通過電子遊戲這種現代媒介，將中國文學、歷史、文化以及相關歷史遺跡介紹給世界各地受眾。

數字技術如果運用得當，可以成為一座橋樑，以新的方式連接不同人群，讓中國文化和中國故事抵達更多全球受眾。關鍵在於，技術應當賦能文化、文化遺產以及人類創作者，並始終讓人處於知識產權體系的核心位置。

中新社記者：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改變內容生產方式，中國的網絡文學、遊戲、影視、動漫等也不斷拓展國際市場。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給版權體系帶來的挑戰，以及中國在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鄧鴻森：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們創作、傳播和消費內容的方式。它不僅是一項技術，更可能像印刷術、電力一樣，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與生活。

隨之而來的版權問題十分現實。例如，人工智能企業使用作家、藝術家等創作者的作品訓練模型，是否應當支付報酬？人工智能生成音樂、藝術作品等內容後，相關權利和經濟收益應歸誰所有？這些問題都很複雜。我們需要在支持技術創新與保護創作者權益之間找到適當平衡。

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祇把人工智能視為挑戰，也應該看到它賦能和支持新一代創作者的機會。有一個基本原則應該十分清晰：人類創作者必須始終處於版權和知識產權體系的核心。技術不應該取代人，也不應該把人推向邊緣，而應該賦能、輔助和支持人類創造力。

我們還要避免人工智能最終導致文化趨於單一。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之後，不同文明和文化仍然應當保持多樣性，並繼續繁榮發展。如果人工智能能夠從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素材中學習，那麼它在參與新的藝術表達時，也能夠汲取更加多樣的文化資源，而不是隻依賴某一種文化來源。

中國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即創意經濟、文化遺產與數字經濟如何相互結合。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一些數字平台正在通過電影、音樂、故事等新的內容形式，將中國文化介紹給世界其他地區。

實際上，這也是一個全球性趨勢。例如，波蘭的遊戲《巫師》系列從本國歷史文化和故事資源中汲取靈感；沙特阿拉伯的一些動畫和遊戲企業也在通過數字內容向世界介紹本國文化。

我們正在看到創意經濟、文化遺產與數字技術出現新的融合。這種融合不僅為受眾帶來新的文化體驗，也在創造新的就業、收入來源和經濟機會。我相信，這將成為全球創意經濟下一階段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新社記者：古絲綢之路跨越山海，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鑑。今天，數字網絡讓文化創意得以瞬間傳播全球。

如果說數字網絡搭建了一條「數字絲綢之路」，未來知識產權制度最需要守護什麼？

鄧鴻森：創造與表達是人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從遠古洞穴藝術，到石器，再到用骨頭製成的樂器，人類數萬年來一直在創造，甚至可能更早以前就是如此。

王良培家屬捐 岷里拉百貨商福利金

岷里拉百貨商同業公會訊：本公會名譽顧問王良培先生，（亦即本公會調查主任王子俊同仁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王顧問良培先生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公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伍萬元獻捐本公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子俊昆玉捐 普濟社福利金

菲華普濟結義社訊：本社保管主任王子俊昆玉令尊王良培榮譽理事長，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壽終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老成凋謝，較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王子俊昆玉素著親至孝，閭里同欽，秉承庭訓，樂善好施，孝思純篤，守制不忘社會公益事業，特獻捐本社菲幣伍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善行，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譚安強逝世

和記訊:僑商譚安強老先生，原籍廣東台山，亦即譚綺雯、雯典、文惠賢昆玉令先尊，不幸於二0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時,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星沉南邦,軫悼同深.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7 - - anthurium) 靈堂. 擇訂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五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譚安強逝世

菲律賓中山中學校友會訊會譚理事安強學長，不幸於二0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時, 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星沉南邦,軫悼同深.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7 - anthurium) 靈堂. 擇訂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五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訃告

莊王烏蓮
（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譚安強
（廣東台山）
逝世於十一月六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 - anthurium)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時

王榮華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停柩設靈於
拉古坂市橋藝殯儀館
出殯於十一月八日上午十一時

流芳百世